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十二回 傅如玉義激勸夫 魏進忠他鄉遇妹

詩曰：禍患從來各有機，得便宜處失便宜。
知心惟有杯中酒，破夢無如局上棋。
逆耳忠言真藥石，媚人軟語是妖魑。
蒼蒼自有成規在，莫羨聰明莫笑癡。

話說田爾耕坐了幾日監，打了幾次比較，哀求召保出來，變產完贖纔釋放回來，竟到劉家莊來。門上已知來意，便回他大爺不在家。爾耕坐在廳上發話道：「我不認得甚麼小張，你家要謀他的田產，纔請我做合手，如今犯了事就都推在我身上，代你家坐牢、打板子。如今也說不得了，只是這些贖銀也該代我處處，難道推不在家就罷了麼？」遂睡在一張涼榻床上喊叫。那劉天佑那裡肯出來？隨他叫罷，沒人理他。等到日中急了，提起桌椅傢伙就打。天佑的母親聽不過，叫個丫頭出來問道：「少你甚麼錢，這等放潑？有語須等大爺回來再講。」爾耕道：「你家沒人，難道都死盡了？沒得男人，拿婆娘丫頭來睡！」那丫頭聽見這話，飛跑家去了。

爾耕鬧至晚，便碰頭要尋死。劉家女眷纔慌了，從後門出去，著人央了幾個老年的莊鄰來，解勸道：「實在劉大爺自為官司到東莊去，至今未回，等一二日他家來，少不得代兄作法。」爾耕口裡夾七帶八的話，說出來人都聽不得。一個老者道：「你都是空費力，你們原從好上起，如今事壞了，他家怎說得沒事的話？他如今不在家，我老漢保他，定叫他處幾兩銀子與你完官，你且請回。」爾耕道：「幾兩銀子幹甚事？四百兩都要在他身上哩。」老者道：「也好處，等他來家再講。」爾耕也沒奈何，只得氣吁吁的坐著。劉家取出酒飯來與他吃了。眾人做好做歹的撮他出來，爾耕道：「既是眾位吩咐，竟尊命拜託，他若不代我完贖，我與他不得開交，再來罷！」與眾人拱手而別。爾耕也還指望天佑助他，故奮一著，漫漫的走到自己莊上宿了。

次日清晨來會進忠，傅家還未開門，爾耕等了一會纔開門進來。又過了一會，進忠纔出來，問道：「張家銀子有了麼？」爾耕道：「還說銀子，你只看我的屁股！」遂掀起褲子來，只見兩腿肉都打去了。進忠驚問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爾耕把前事說了一遍。進忠道：「也是你們自作自受，前日我說要他現的好，就不全也還得他一半，不致有今日。老劉卻要謀他的田產，這也是天理！難道老劉就不貼你幾兩麼？」爾耕道：「昨日到他家去，他推不在家，被我打鬧了一場。官限明日要完一半，沒奈何，特來求兄挪借百金，容日賣田奉還。」進忠道：「那得許多？況這事又不是我惹出來的，你還去尋劉兄去，我也只好貼補你些須。」爾耕道：「連你也說這沒氣力的話，贏了銀子可肯不要？」進忠道：「我是公平正道贏的，你們要圖謀他的田，反把我的事弄壞了，到說我不是？」爾耕無言可答，說道：「如今長話短話都不必說了，只求多賜些罷，就是兄的盛情了。」進忠道：「我送你三□兩，也不必說還了。」爾耕道：「隨兄尊意，再添些。」進忠被他纏得沒法，只得又允他二□兩。畝他吃了飯，進來開箱子拿元寶。如玉問道：「你拿銀子做甚麼？」進忠將爾耕的事說知。如玉也不言語，向窗下梳頭。進忠取出銀子就走，箱子忘記鎖，來到前面將銀子與他，送出莊前。爾耕道：「會見老劉時，相煩代我說說。」進忠道：「你也難盡靠他。」拱手而別。

進忠回到房內，不見如玉，走到丈母房裡看，又不在，問丫頭時，說睡在床上哭哩。進忠忙進房，掀開帳子，見如玉和衣朝裡睡著。進忠搖他搖，問道：「你睡怎的？」如玉也不理他，進忠雙手攙住，纔去溫存他，如玉猛然一個虎翻身，把進忠掀了一跌。爬起來坐在床沿上，忙陪笑臉說道：「你為何這等著惱？」如玉罵道：「你真是個禽獸，不成人。我說你跟著田家畜生，斷做不出好事來！那畜生，在京裡跟石兵部同沈惟敬通番買國，送了沈惟敬一家性命，連石兵部也死在他手裡，他纔逃到這裡。如今又來弄到我們了。他與你何親何故？今日來借三□，明日來借五□，你就是個有錢的王百萬，你的銀子是那裡來的？你自己壞了良心，昧下官錢，來把別人去揮灑，是何緣故？我前日再三勸你，不要昧心，把禮送去了，你聽信著那畜生撮弄，就不去了，還哄我說沒有全收，可都送與他了。」進忠道：「送過了，誰說沒有送？」如玉從床裡面取出一封文書來，拋到他臉上道：「你瞎了，不認得字罷了。難道我也瞎了？這不是去年八月的批文，注中書不收禮罷了，難道連文書也不收？你當初救我時，因見你還有些義氣，纔嫁你的，原來你是個狼心狗肺之徒！也是有眼無珠，失身匪人。他文書上是一千二百兩銀子，如今在那裡？劉家欠你甚麼銀子就有九百兩？明是穿起鼻子來弄你的，你輸了是現的，你贏了就將田產准折，還管田產歸他們，只寫張空欠票哄你，及至弄壞了事，又來鑽借你的銀子完官，就是三歲孩子也有幾分知識，你就狗脂塗滿了心了？」一頭罵，一頭哭，罵得進忠一聲兒也不敢言語。丈母聽得，走來勸解，女兒如玉也不理他。婆子坐一會，對進忠道：「賢婿，你也莫怪他說，只是那田家畜生本是個不學好的人，你也要防備他！」又坐了一會出去。

如玉整整睡了一日，水米也不沾唇。到晚夕，進忠上床，又絮聒起來。進忠溫存了半夜，纔略住口。進忠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看往日之情，將就些罷！」如玉道：「你這樣人，有甚情意？你一個生身之母寄食在人家，也不知受人多少眉眼，眼巴巴的倚門而望，離此不過幾百里路，也不去看看，就連題也不提。」進忠道：「好姐姐說得是，我到秋涼些便去接他來。」如玉道：「早去接來，也好早晚服侍，盡一點人子之心。」進忠漸漸溫存和洽，未免用著和事老人央浼，方纔停妥。事畢後，猶自假惺惺的歎氣。進忠一連□數日不敢出門，終日只在莊上看人栽秧。有詩贊如玉的好處道：

法語之言當面從，婦人真有丈夫風。
進忠若守奄孳戒，永保天年作富翁。

話說田爾耕先完了一百兩官限，討保在外，正是官無三日緊，就鬆下去了，依舊又來與進忠等在一處。見進忠還有銀子，便日逐來引誘他進京去上前程。進忠本是一頭水的人，又被他感動了，卻又不好對奔子直言，只得漫漫的引話來說，後纔歸到自己身上。如玉道：「我勸你歇歇罷！有銀子置些田產，安居樂業的好。這又是那畜生來哄你，要騙你銀子，你若跟他去，連性命都難保。」進忠便再不敢題了。爾耕見誘他不動，只得又來勾他賭錢。寫張假紙來借銀子，如玉執定不肯，他也沒法了。因恨劉家不肯助他，又去鬧了幾次，總回「未曾家來」。爾耕氣極了，長在人前酒後，攻伐他家陰私之事，天佑奈不得，反同張家合手，送他到州裡打了四□，下監追贖，把莊房田產都賣盡了也不夠，又打了四□，遞解回籍。又來進忠處求助，只得又送他幾兩盤纏而去。劉天佑只因一時小忿，釀成後日滅門之之災災災災。正是：

交道須當遠匪人，聖賢垂戒語諄諄。
只因小忿傾狐黨，屈陷山東□萬民。

自田爾耕去後，進忠惡劉天佑奸險，也不與他來往，只在家中管理田產，夫奄歡樂。

一日，有個州中親戚來，傅家置酒相待。那人親自臨清來的，說道：「北路麥種刻下湧貴，若是這裡裝到臨清去賣，除盤纏外還可有五六分利息哩。」傅婆婆道：「我還有兩倉麥，裝了去賣到好哩。」進忠聽見，次日等那人去了，便對丈母、奔子商議，要裝麥到臨清去賣，便船接母親來。婆子應允。如玉道：「你幾時回來？」進忠道：「多則三個月，少則兩月。」如玉道：「你須早去早回，恐我要分娩。」進忠道：「知道，來得快。」即日雇船盤麥，共有二千石。進忠又買上一千石，裝了六隻船，收拾齊備，別了丈母、奄子上船，竟往臨清來。

一路早行夜宿，不一日到了臨清關口，挽船報稅，投了行家，卸下行李。主人家道：「半月前果然騰貴，連日價平了些。」次日，就有人來議價看麥，五六日間都發完了。進忠乘間訪問王府住處，行主人道：「在南門內大街。」進忠便取了一個朱江州的手卷，一件古銅花觚，都是魯太監送禮之物，走進南門大街。到州前轉灣，往西去不遠，只見兩邊玉石雕花牌樓，一邊寫的是「兩

京會計」，一邊是「一代銓衡」，中間三間，朝南一座虎座門樓，兩邊八字高牆，門前人煙湊集。進忠不敢上前，先走到對門一個手帕鋪裡問道：「老哥借問聲，王府裡有甚麼事？」店家道：「王老爺新升了浙江巡撫，這都是浙江差來頭接的。」進忠道：「驚動。」拱拱手別了。走到州前，買了兩個大紅手本，央個代書寫了。來到門首，向門公拱拱手道：「爺，借重回聲，我原是吏科里長班魏進忠，當日服事過老爺的，今有要事來見，煩爺回一聲。」那管門的將手本往地一丟道：「不得閒哩！」進忠低頭拾起來，忙陪笑臉道：「爺，那裡不是方便處，我也是老爺府中舊人，拜煩稟聲罷。」說著忙取出五錢銀子遞與門公道：「權代一茶。」門上接過著，等一等類報罷。」進忠道：「我有緊要事求見。」門上道：「你若等得，就略坐坐，若等不得，明日再來。」進忠沒奈何，只得又與他三錢，那人纔把手本拿進去。

進忠跟他進來，見二門樓上橫著個金字匾，寫著「世掌絲綸」。進去，又過了儀門，纔到大廳，那人進東邊耳門裡去了。進忠站在廳前伺候。看不盡朱簾映日，畫棟連雲。正中間掛一幅倪雲林的山水，兩邊圍屏對聯，俱是名人詩畫。正在觀看，忽聽得裡面傳點，眾家人紛紛排立廳前伺候。少刻，屏風後走出王都堂來。進忠搶行一步，至簷前叩了頭，站在旁邊。王老爺道：「前聞程中書壞了事，你母親朝夕懸念。後有人來說你在揚州，怎麼許久不來走走？」進忠道：「小的自湖廣逃難，一向在揚州，近收得幾石麥來賣，聞得老爺高升，故來叩賀老爺。小的母親承老爺恩養，特來見見。」說畢，又跪下，將禮單手本並禮物呈上道：「沒甚孝敬老爺，求老爺哂存。」王老爺道：「你只來看看罷了，又買禮物來做甚麼？」進忠道：「兩件粗物，送老爺賞人。」王老爺道：「到不好不收你的。」叫家人拿進去，取酒飯他吃。進忠道：「求老爺吩咐，叫小的母親出來一見。」王老爺道：「你且吃飯去。」進忠道：「小的多年未見母親，急欲求見。」王老爺笑道：「你母親到好處去了。」笑著竟進去了。原來這王老爺就是王吏科，不□餘年仕至浙江巡撫，這且不言。

單講那小廝進去，不一會，捧出酒飯擺在廳旁西廂房內，叫了個青年家人來陪他飲了一會。進忠道：「小弟遠來，原為接家母，適纔老爺不肯叫家母出來，只是笑，又道家母到好處去了，莫不是家母有甚事故？」那管家道：「向日老兄曾有書子來接令堂的？」進忠道：「沒有呀！」管家道：「上年有個姓魏的，差了人來，說是自湖廣來接令堂的。老爺因路上無人照應，故未讓令堂去。至去年老爺在京時，有個小官兒來見，後帶令堂上任去了。」進忠纔知是雲卿接去。又問道：「此人現在任何處？」管家道：「記不清了，想也就在這北方那裡。」

吃畢酒飯，進忠出來，卻好王老爺也出來，進忠叩頭謝過賞，說道：「小的要求見母親一見。」王老爺道：「五年前云卿在湖廣，有人來接你母親，纔知你的消息，我因路上無人伴送，故沒有叫他去。去年春間他升了薊州州同，到京引見後，同你母親上任去了。他曾說你若來時，叫你到薊州相會。你可去不去？」進忠道：「小的這裡麥價尚未討完，還要收些絨貨往南去，只好明春去。」王老爺道：「你若販貨到南邊去，何不隨我船去，也省得些盤費。」進忠道：「恐老爺行期速，小的貨尚未齊。」王老爺道：「也罷，隨你的便罷。」吩咐小廝進去取出五兩銀子賞與進忠道：「代一飯罷，無事可到杭州來走走。」進忠答應，叩謝出來。回到下處，心中悽慘，母子相離數年，又不得見，悶昏昏早早睡了。次日起來，出去討了一回帳，無事只在花柳中串。又相交上個福建布客，姓呆，號叫晴川，同姪純夫。乃姪因坐監回家，在臨清遇著叔子，等布賣完一同回去。其人也是個風月中人，與進忠漸漸相與得甚好。時值中秋佳節，進忠置酒在院中周月仙家，請吳氏叔姪並幾個同寓的賞月。怎見得那中秋佳景？但見：

秋色平分，月輪初滿。長空萬里清光，闌干二處，漸漸新涼。遙憶瓊樓玉宇，羨仙姬齊奏霓裳。風光好，南樓生趣，老子興偏狂。更玲瓏七寶，裝成寶鏡，表裡光芒。娉娉桂子，縹緲散天香。一自嫦娥奔走，鎮千年，兔搗玄霜。人生百歲，年年此夜，同泛紫霞觴。

眾人對月歡呼，直飲至更闌方散。自後眾人輪流作東賞月，直到二□纔止。

一日，進忠中酒，起早來約吳氏叔姪吃麵解醒。走到房前，見尚未開門，隱隱有哭聲，甚是疑惑，從窗縫裡張見老呆睡在床上哭哩，純夫纔下床。進忠輕輕敲門，純夫開了門，進忠問道：「令叔為甚悽傷？」純夫道：「昨晚家裡有信來，先孀去世了。」進忠道：「死者不可復生，況在客邊，尤須調攝。」晴川起來道：「老奔喪後，兒女幼小，家中無人，急欲回去，只因這裡的麥又未發得，故此憂煎。昨聞薊州布價甚高，正打點要去，不意遭此慘事。」進忠道：「薊州的信不知可確？」老吳道：「布行孫月湖與我相交三□年，前日托人寄信來，怎不的確？」把來書拿出與進忠看。進忠道：「我正要到薊州去，老丈何不把布抄發與我，只是價錢求讓些。」純夫道：「難得湊巧，我們都照本兌與你罷。」老呆也歡喜起來了，去照莊馬枋發，共銀一千一百三□兩。進忠三四日間把麥價討齊了，交兌明白。吳晴川道：「我車腳已寫在陳家行裡，一總也兌與你去罷。」進忠置酒與他叔姪送行，老呆感激，揮淚而別。

進忠也收拾車仗，望北進發。時值暮秋天氣，一路好生蕭瑟。但見：

山抹微雲，天連衰草。西風颯颯秋容老。夕陽殘柳帶寒鴉，長堤古驛羊腸杳。

雁陣驚寒，雞聲破曉。霜華故點徵裘蚤。輪蹄南北任奔馳，紅塵冉冉何時了。

進忠押著車子，曉行夜宿，不日到了薊州城下。早有兩三個人拉住車夫問道：「投誰家行的？」進忠道：「孫家。」那人道：「孫月湖死了，行都收了，到是新街口侯家好，人又和氣，現銀子應客。」進忠道：「也罷。」三人引著車子走進城來觀看，好個去處，但見：

桑麻遍野樂熙恬，酒肆茶坊高掛簾。

市井資財俱湊集，樓台笑語盡喧闐。

衣冠整肅雄三輔，車馬遨遊接九邊。

幽薊雄纔誇擊筑，酣歌鼓腹荷堯年。

一行車仗來到侯少野家行門首，見一老翁，領著一個小官出迎。進忠下了牲口，到客房樓上安下行李，拂塵洗面更衣，纔賓主見禮坐下。侯老道：「客官尊姓？貴處那裡？」進忠道：「姓魏，賤字西山，山東東平州人。」進忠也問：「老丈大號？此位何人？」侯老道：「老漢賤字少野，只是小小兒，乳名七兒。」茶湯已畢，安排午飯，置酒接風。席間問及布價，侯老道：「近來卻是甚得價，明日自有鋪家來議。」

次日，果然各鋪家來拜，也有就請酒的。進忠問侯老道：「貴處二府好麼？」侯老道：「好卻好，只是性直些，山西人最強鯁。」進忠道：「聞得是南邊人。」侯老道：「他是山西沁州人。」進忠道：「姓甚麼？」侯老道：「姓王。」進忠道：「聞得是姓魏。」侯七道：「前官姓魏，是薊州人，不上三個月就丁憂回去了。」進忠聽見，驚訝起來。侯老道：「是令親麼？」進忠道：「是家叔。」說畢，心中抑鬱，酒也不大吃，推醉去睡了。心中悽慘道：「千里而來，指望母子相會，不意又回南去！何時纔得見面？」淚涔涔哭了半夜。睡不著，只見月色橫窗。推開樓窗，只見明月滿天，稀星數點。坐了一會，覺得有些困倦，關上窗子上床睡下。忽聽得琵琶之聲，隨風斷續，更覺傷心。再側耳聽時，卻是聲從內裡出來，時人有《春從天上來》詞一首道得好：

海角飄零，歎漢苑秦宮，墜露飛螢。夢回天上，金屋銀屏，歌吹競舉青冥。問當時遺譜，有絕藝鼓瑟湘靈。促哀弦，似林鶯嚶嚶，山溜泠泠。

梨園太平樂府，醉幾度春風，鬢髮星星。舞徹中原，塵飛滄海，風雲萬里龍庭。寫胡笳幽怨，人憔悴、不似丹青。醒醒，一軒涼月，燈火流螢。

進忠一夜無眠，早晨正要睡睡，只見侯老引著鋪家來發布，進忠只得起來發與他，整整忙了一日。記完賬目，已是傍晚，七官取酒來，吃了數杯，進忠覺得困倦要睡，遂收拾杯盤，討茶吃了。進忠道：「我獨宿甚冷靜，你何不出來相伴？」那七官卻也是個

濫貨，巴不得人招攬他，便應允道：「我去拿被來。」進忠道：「不消，同被睡罷。」二人遂上床同寢。進忠道：「昨日一夜也未睡著，聽見你家內裡琵琶彈得甚好，是何人彈的？」七官道：「想是家嫂月下彈瞭解悶的。」進忠道：「令兄何以不見？」七官道：「往寶坻岳家走走去了。」進忠笑道：「令兄不在家，令弟莫做陳平呀！」七官打了他一拳道：「放狗屁。」二人遂共相戲謔，摟在一頭去睡。

次早起來，同七官到各鋪家回拜過，街上遊玩了一回，歸家吃午飯。無事坐在門前閒談。只見賣菊花的挑了一擔菊花過去，五色絢爛，真個可愛。此時是□月初的天氣，北方纔有菊花。進忠叫他回來，揀了六棵大的，問他價錢，要六錢銀子。進忠還他四錢，不肯，又添他五分纔賣。稱了銀子，七官家去取出四個花盆來，叫賣花的裁好，剪紮停當，擺在樓上。七官去約了他一班好友來看花。果然高大可愛，內中有兩棵，一名黃灸丹，一名紅芍藥，著實開得精神，有詩為證。其詠黃灸丹道：

獨點秋光壓眾芳，故將名字並花王。
陶家種是姚家種，九月香於三月香。
爛漫奇英欺上苑，輝煌正色位中央。
誰言彭澤清操遠，籬下披金富貴長。
其賦紅芍藥道：
曾於河洛見名花，點綴疏籬韻自佳。
澹掃胭脂傾魏國，朝酣玉體賽楊家。
丹心豐露爭春豔，細蕊含嬌暈晚霞。
正色高風原不並，只因早晚較時差。

進忠置酒請眾人賞花。次日，眾人又攜分來復東，一連玩了幾日。

一日，進忠出去討了一回帳回來，適七官外出，只得獨自上樓。來到半梯間，聽得樓上有人笑語，進忠住腳細聽，卻是女人聲音，遂悄悄的上來，從闌干邊張見一個少年婦人，同著兩個小女兒在那裡看花。那婦人生得風韻非常，想必是主人的宅眷，竟直走上來。那婦人見有人來，影在丫頭背後，往下就走。進忠厚著臉迎上來，深深一揖。那婦人也斜著身子還個萬福。進忠再抬頭細看那婦人，果然□分美麗，但見生得：

眉裁翠羽，肌勝羊脂。體如輕燕受微風，聲似嬌鶯鳴嫩柳。眸凝秋水，常含著兩意雲情；頰襯桃花，半露出風姿月態。說甚麼羞花閉月，果然是落雁沉魚。欲進還停，越顯得金蓮款款；帶羞含笑，幾回家翠袖飄飄。藍田暖玉更生香，閨苑名花能解語。

那婦人還過禮，往下就走。進忠道：「請坐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驚動，不坐了。」走下樓時，回頭一笑而去。進忠越發魂飛魄散，坐在椅子上，就如癡了一般，想道：「世上女人見了無數，從未見這等顏色。就是揚州，要尋這等的也少。」昏昏的坐著癡想。

少刻，七官上樓來，問道：「你為何癡坐？」進忠道：「方纔神仙下降，無奈畜不住，被風吹他飛去了，故此坐著癡想。」七官道：「胡說！神仙從何處來？」進忠道：「纔月裡嫦娥帶著兩個仙女來看花，豈非仙子麼？」七官道：「不要瞎說，想是家嫂同舍妹來看花時。」進忠道：「如此說，令嫂真是活候人了。帶著善纔龍女，只是未曾救苦救難。」七官道：「不要胡說，且去吃酒。」進忠道：「且緩。我問你，令兄既有這樣個嬌滴滴的活寶，怎捨得遠去的？」七官笑道：「他若知道這事時，也不遠去了。」進忠道：「何也？」七官道：「家嫂雖生得好，無奈家兄癡呆太過，兩口兒合不得，就在家也不在一處，他也是活守寡，如今到丈人家去有兩個多月了。」進忠道：「他岳家住在何處？」七官道：「玉坻。」進忠道：「姓甚麼？」七官道：「姓客。」進忠道：「是……是石林莊的客家？」七官道：「正是。你何以曉得？」進忠道：「他家也與我有親。」七官道：「又來扯謊了！就可可的是你親戚？」進忠道：「你嫂子的乳名可是叫做印月？他母親陳氏是我姨母，自小與他在一處頑耍，如今別了有□多年了。你去對他說聲，你只說我是侯一娘的兒子，乳名辰生，他就知道了。」七官道：「等我問他去，若不是時，打你一百個掌嘴。」

於是跑到嫂子房中，見嫂子坐著做針線，遂說道：「無事在家裡坐坐罷了，出去看甚麼花，撞見人。」印月道：「干你甚事！」七官道：「送他看了，還把人說。」印月道：「放狗屁！他看了我，叫他爛眼睛；他說我，叫他嚼舌根。」七官道：「你罵他，他還說出你二□四樣好話來哩！」印月道：「又來說胡話，我有甚事他說？」七官道：「他連你一歲行運的話都曉得，你的乳名他也知道。」印月道：「我的他怎得知道？定是你嚼舌根的。」遂一把揪住耳朵，把頭直接到地，說道：「你快說，他說我甚么二□四樣話？少一樣，打你□下。」七官爬起來嚷道：「把人耳朵都好揪破了，我偏不說！」印月又抓住他頭髮問道：「你可說不說？」七官道：「你放了手我纔說哩。」印月丟了手，他纔說道：「他說你乳名叫做印月，自小同你在一處頑耍。」印月懸臉一掌道：「可是嚼舌根。他是那裡人，我就同他一處玩？好輕巧話兒。」七官道：「他說他是侯一娘的兒子，乳名辰生，你母親陳氏是他姨娘。」印月纔知道：「哦！原來是魏家哥哥。你為何不早說，卻要討打。」七官道：「既然是的，如今也該到我打你了。也罷，饒你這次罷。」印月道：「你看他好大話！」七官道：「報喜信的也該送謝禮。」印月道：「有辣面三碗。你去對奶奶說聲，好請他來相會。」七官道：「打得我好，我代你說哩！」印月道：「你看丟了拐杖就受狗的氣，你不去我自家去。」忙起身走到婆房內一說了。婆婆道：「既是你的表兄，可速收拾，請他進來相會。」印月回到房裡，叫丫頭泡茶。七官去請進忠進來相會。正是：

只憑喜鵲傳芳信，引動狂蜂亂好花。

畢竟不知二人相會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